

日治時期臺灣農村青年的休閒生活： 以〈陸季盈日記〉為例

謝仕淵*

摘 要

本文以 1933 年至 1940 年代初期的〈陸季盈日記〉為例，說明生活於高雄州大樹庄九曲堂的陸季盈休閒生活之各種面相，經由桌球、游泳、棒球、小提琴等活動的討論，指出休閒活動的選擇，涉及了物質基礎、人際網路與自我滿足等面向的因素。在務農及擔任農業實行組合書記時的陸季盈，透過休閒的參與獲致了不同的自我成就；從務農時間專注在運動勝利的滿足，到進入農事實行組合後，轉而重視休閒活動的社交功能。也看到進入上班階段的陸季盈，休閒與工作的節奏，配合了標準時間與星期制的規約。然而，休閒有助於自我成就的發展，休閒的投入，也因占據太多時間造成焦慮；即休閒的投入，與人生責任、工作壓力間有時可以調節，有時卻是衝突。再者，日記中所載關於青年團時期的休閒活動，則可見社會動員機制如何經由點燃參與者的競爭心與熱情等自我成就的途徑，鼓勵參與者投身動員活動，從而了解到進入戰爭時期的社會動員，不全然只是刻板的社會教育運作。最後，以日記為基礎的休閒史研究，提供了有別於統計書、人士鑑等量化分析的材料特性，讓我們得以從生活脈絡中，充分考慮參與者的社會身分與家庭角色等因素，進而了解休閒活動對於參與者的作用與意義。

關鍵詞：休閒、棒球、桌球、游泳、小提琴、音樂、體育運動、青年團

*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副館長
來稿日期：2018 年 6 月 13 日；通過刊登：2018 年 9 月 17 日。

- 一、前言
 - 二、休閒活動的內容與時間
 - 三、青年團活動與休閒生活
 - 四、參與休閒與面對人生
 - 五、結論
-

一、前言

日記史料的出土，提供了有別於偏重統治者觀點的傳統史料，促成了許多研究領域的開展。¹ 例如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生活史的研究，便因為日記史料的使用，得以從參與者的角度與感受看待社會生活的參與，改變經常由統計量化、甚或制度史的切入角度。這些日記中，較為廣為人知者，例如張麗俊、林獻堂、吳新榮、黃旺成等人，身分多為社會菁英，其中也不乏對於他們社會生活，乃至休閒參與的討論。²

本文擬以迥異於前述社會菁英身分的農民、基層公務員日記——〈陸季盈日記〉為基礎，探究陸季盈的休閒生活。1916年（大正5年）出生的陸季盈，1929年（昭和4年）從楠梓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後開始務農，1933年（昭和8年）7月13日，17歲的陸季盈寫下「我從今天開始要寫日記」後，直到2004年（民國93年）4月7日為止，一共寫了70餘年的日記，只缺漏了戰爭末期與戰後初期期間，大約兩年左右的日記。³ 1933年，陸季盈從原生地橋仔頭來到大樹庄九曲堂生

¹ 關於日記資料對於臺灣史研究開展的影響，許雪姬提及相較於強調統治治理性的傳統史料，日記材料頗能站在人民的立場來顛覆一些傳統的看法，對於研究生活史、精神史、家族史等均有重要價值。參見許雪姬，〈「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臺北）22: 1（2015年3月），頁153-184。

² 相關日記史料的出土與應用，及其與休閒生活史研究的關係，可參見陳文松，〈一套日記庫、一本「趣味帳」領風騷：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36: 3（2017年8月），頁1-10。

³ 〈陸季盈日記〉目前典藏於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為其公子陸東原先生代表家族捐贈給博物館。日

活，原因應與父親任職於臺灣合同鳳梨罐詰會社有關，當時陸季盈是個以種植蕃石榴、棗子、鳳梨等水果為業的農夫。1930年代，九曲堂屬於大樹庄，從教育、交易與官署等機制來看，九曲堂在大樹庄中僅次於大樹。⁴ 但以本文所探究的休閒生活而言，支持休閒活動所必須的人口與商業規模，九曲堂仍與鳳山、屏東有相當的差異，事實上，後文所論支持陸季盈休閒生活的物質基礎，也多半來自外地或者到屏東取得。

1939年（昭和14年）初，具有公學校高等科學歷的陸季盈，如同許佩賢指出高等科學歷的人，「脫農」機會比一般本科畢業生高。⁵ 他在1月開始擔任農事實行組合的書記，5月擔任九曲堂第一國語講習所講師，後又曾擔任大樹庄民風作興會書記以及皇民奉公會大樹庄分會書記。在其職場生涯之外，陸季盈也於1937年（昭和12年）加入九曲堂青年團，在這段期間農業依舊為其副業。⁶ 戰後陸季盈回到橋仔頭五里林務農，並參與四健會活動，擔任指導員工作。直到2004年過世。

對於本文討論的對象——陸季盈而言，在日治時期他具有從農夫到基層公職的轉換過程，前幾年他的生活重心為農務，人際關係主要是在家族範圍內的兄弟與父親，以本文討論的休閒生活為例，常見與二弟陸季敦的互動。另外，對於參

文打字本與中文翻譯本可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圖書室中查閱。至於日記缺漏原因不明，或因整體政治社會背景的嚴峻，也可能因為個人因素，如同1944年2月16日日記中所述，「從今天開始書寫昭和十九年的日記。伴隨著成長，身邊週遭自然會遭受到一些生活上的威脅，戰勝這些挑戰，終於從昭和九年到十七年每天都詳細記錄的日記，在昭和十八年這年停止書寫了一年。真的是因為人越長越大，來自家庭、社會各方面對於自己本身不論是精神上或者是肉體上的刺激都變多了，對於書寫日記這個部份的用心也就少了一些。」參見陸季盈，〈陸季盈1944年日記〉（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陸季盈日記皆館藏於此，全文以下省略館藏地，日記原文為日文，以下皆同），館藏號：2009.001.0012，1944年2月16日。而後寫到三月時，寫了幾天忙於防空壕的工事參與後，1944年3月30日起，陸季盈就未再寫日記了。此外，對於這批日記較完整的解題，可參見陳怡宏，〈臺史博陸東原家族文物簡介：以陸季盈先生日記（1933-2004）〉，《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臺北）70（2011年3月），頁19-22；陳怡宏，〈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日記簡介〉，《歷史臺灣》（臺南）8（2014年11月），頁167-175。

⁴ 陳怡宏，〈臺灣地方社會教育團體成員的日常參與（1936-1941）：以臺史博館藏陸季盈日記為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教育大樓圓形劇場，2012年11月16-17日），頁9。

⁵ 許佩賢，〈公學校畢業生的社會史意義〉，收於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新北：衛城出版社，2015），頁98-99。

⁶ 陳怡宏，〈臺灣地方社會教育團體成員的日常參與（1936-1941）：以臺史博館藏陸季盈日記為例〉，頁1-24。

與基層行政則有許多詳細的描述。此後，他於1940年（昭和15年）1月結婚，1941年（昭和16年）7月生子，⁷ 這段生命歷程，除了工作的轉變，也添加了丈夫與父親的身分以及責任。

〈陸季盈日記〉中，所載之關於農作及收成水果的買賣、任職於農事實行組合書記、從事青年團相關活動等內容均相當詳細。⁸ 而且由於在一般狀態下「日記和信件都不是為了廣泛閱讀而寫作的，在所有資料中，他們是最自然的和不加掩飾的」。⁹ 因此，對於日常所見相關事物和活動所產生的感想，亦常出現於日記中。所以，以〈陸季盈日記〉為材料，討論日治時期的休閒生活，不僅可了解休閒生活的內容，也得以探知參與者面對休閒生活的想法與心態。¹⁰ 陸季盈開始寫日記時，17歲的他，面對的是體育運動已相當普及的1930年代，¹¹ 因此本文討論的重點，或說陸季盈休閒生活的主要活動，也多半以體育運動為主。青年人的日記中大量談及體育運動的參與，亦為〈陸季盈日記〉與目前已公開之其他日記最大的差異。

過往對於日治時期臺灣人以運動為休閒的研究中，多數採取的研究途徑，主要為對名人錄性質的《人士鑑》之分析。以呂紹理為例，他選擇由《臺灣人士鑑》中，分析345名臺中州的社會領導階層，對於休閒興趣選擇的現象；345名中的28%之娛樂傾向與運動有關。其中20-29歲的年齡層為對運動最為有興趣者，或者說明不同教育程度對於運動的偏好，如書房教育出身者喜好靜態活動，而醫師及律師對於運動的選擇中，偏好網球與高爾夫。¹² 繼之，林玫君透過類似的途徑，

⁷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10，1941年7月25日。

⁸ 關於陸季盈任職農業實行組合等涉及戰時地方行政之研究，可參見陳怡宏，〈臺灣農村的「皇民化」：高雄州「部落」社會教化團體的運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4）。

⁹ John Tosh（約翰·托什）著、吳英譯，《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66。

¹⁰ 包括陸季盈在內的各種與臺灣史研究相關的日記，應可進一步嘗試指出日記文化的問題。例如日本的日記研究，從學生日誌的規範性與教育目的的關係，農民日記具有對於農村理想生活描寫的特性等，以及其他如政治參與者、學徒兵、女學生等的日記，提出日記文化具有微觀資料特質，以及有如格套般的框架與特色，由此進入日記研究方法學層次的討論。參見田中祐介編，《日記文化から近代日本を問う：人々はいかに書き、書かされ、書き遺してきたか》（東京：笠間書院，2017）。

¹¹ 以運動會與棒球等運動為例，到了1920、1930年代已是發展蓬勃的狀態，軟式棒球隊相當普及，而運動會幾乎是全臺各學校的年度必要活動。參見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2），第六章與第七章的討論。

¹²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分析《臺灣新民報》分別在 1934 年、1937 年、1943 年出版三個版本的《臺灣人士鑑》，指出多數選擇登山作為興趣者，多為臺北州、臺中州的都會人士，年齡層則以 30-49 歲者居多。¹³ 此外，黃慧貞也曾分析同一批材料，顯示教育背景的差異，對於西方藝術與體育活動選擇的影響。¹⁴

林丁國則從日本人與臺灣人、1895 年前後出生、教育程度、島內或島外受教育、居住地，以及醫師身分者、傳統日式與西式運動等指標，分析 909 位以運動為興趣的臺灣社會領導階層。根據分析結果，林丁國指出日治以後出生、接受近代教育者，較之傳統社會漢學教育者更能接受新式體育。同時，不分臺灣人與日本人，居於北部者對於運動的偏好也居首位。¹⁵ 然而，統計資料的分析，卻無法解釋選擇運動為興趣者，他們的行動動機與目的等實作時產生的問題。¹⁶ 而日記資料的使用，得以瞭解參與者的動機與感受，對於探究休閒生活的動機，有著不可取代的價值。

由於休閒生活的選擇與參與，與參與者的社會身分息息相關，而目前相關日治時期休閒生活的研究，被討論對象多為社會領導階層，關注的問題，如率先討論此問題的呂紹理，關注的是具有現代性意義的休閒活動在臺灣發展的過程，而李毓嵐以櫟社詩人為對象的討論，則意在呈現「兼容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複雜面貌，且出現些許矛盾、衝突的現象，這正是臺灣社會當時在傳統和現代兩端拉鋸下，力圖調適的縮影。」¹⁷ 換言之，現有以日記為素材的先行研究，關注

頁 157-163。

¹³ 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2004），頁 324-328。

¹⁴ 黃慧貞，〈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頁 136。

¹⁵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224-247。

¹⁶ 上述說法呂紹理也曾提及。參見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9），頁 380。

¹⁷ 例如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呂紹理，〈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頁 357-397；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2005），頁 369-400；林玫君，〈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林丁國，〈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 791-840；高雅俐，〈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

的是從社會領導階層的休閒活動，觀察在臺灣現代化歷程中，社會領導階層接受與選擇休閒活動時，所涉及之傳統與現代關係的殖民地現代性的討論。

相對來說，〈陸季盈日記〉提供了不同的角度，公學校高等科畢業生、年輕人、農夫、基層行政工作等社會身分，以及丈夫、父親以及具有養家壓力的兒子等家庭角色，得以讓我們從較為社會基層的角度，看待日治時期的休閒生活。但他依舊符合林丁國、林玫君等人的分析，指出如陸季盈這般的年輕人對於新式運動具有興趣的一般性現象。吳玲青從日記本的研究中指出，日記本除了記事功能，尚有提供資料之功能，其中除了國家想要傳遞的訊息外，也給予許多科學文明新知或生活資訊。¹⁸ 陸季盈的日記本中，便提供了類似的資訊，範圍包括生活新知與文學詩歌等。¹⁹ 因此，更為精準地說，身在九曲堂並曾務農的陸季盈，因為具有公學校高等科學歷，因此也參與許多新式運動。相對於林獻堂、吳新榮等社會領導階層的身分，〈陸季盈日記〉反映的休閒生活提供了另一種分析類型的價值。

綜合上述對於休閒生活的研究回顧與陸季盈的社會身分的鋪陳，本文擬關注以下幾項問題。首先，由於休閒具有非經濟生產性與占用時間等特質，因此非能自在掌握時間的上班者身分，如何出現所謂的休閒時間，當是值得討論的課題。本文將關注時間（包括每日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以及星期制中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選擇活動項目，如何構成休閒生活的基本內容，再與之對應於農人與基層公務員在從事休閒生活時，在時間與選擇項目上的差別。²⁰ 目前的相關研究中，呂紹理曾經指出對於擔任保正的張麗俊而言，休閒時間節奏的變化中，星期制所產生的工作與休閒的規律，並未影響張麗俊的休閒生活。²¹

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 841-902；李毓嵐，〈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人的休閒娛樂：以樸社詩人為例〉，《臺灣學研究》（臺北）7（2009年6月），頁 51-76。

¹⁸ 吳玲青，〈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歷史臺灣》（臺南）8（2014年11月），頁 5-34。

¹⁹ 陳怡宏，〈臺史博陸東原家族文物簡介：以陸季盈先生日記（1933-2004）〉，頁 19-22。

²⁰ 工業社會中的「工作人」，由於工作時間固定化，以及投入工作所產生的制約性，促使休閒時間的產生與減少，進而也造成時間的利用所涉及的貧富差距與消費問題，連帶產生「有閒階級」與「工人階級」的衝突。因此，工業社會後的休閒研究，常將焦點關注於特定職業身分者對於休閒活動的偏好，及其從事休閒活動的目的。

²¹ 呂紹理，〈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日據時期保正的生活與休閒娛樂〉，頁 374-381。

再者，Geoffrey Godbey 對於休閒（leisure）的定義，指出「休閒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中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它使個體能夠以自己所喜愛的、本能地感到有價值的方式。在內心之愛的驅動下行動，並為信仰提供一個基礎。」²² 換言之，休閒不僅如傳統所指是建立在「自由時間的運用」的基礎上，休閒更強調主動、創造價值等個人存在感的定義。對於個人動機與存在感的探索，為本文關注的焦點，投入休閒生活的目的，具有多重層次的可能。對於陸季盈而言，透過甚麼樣的身分？投入何種休閒活動？而其目的又是什麼？為本文所關注的基本課題。

最後，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關乎主動投入與個人存在感的休閒生活，依舊是架構在不同的客觀環境中，有時所涉及的因素也非僅限於個人因素，如同休閒史研究者 Hugh Cunningham 指出十九世紀後半葉，英國積極介入管理工人階層的休閒生活，例如推動體育組織，鼓勵工人參與走向明確規則化、鼓勵競爭與遵守規則的體育運動，這與工業生產、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秩序的建立息息相關。²³

從此脈絡中，我們關注陸季盈投入青年團體活動，看似國家介入個人生活安排的特質，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是基於某種社會教育的理由，但對於陸季盈而言，國家的理由不見得是參與者的主要動機，由此我們得以從休閒生活歷史研究，重新看待青年的期待與官方構想下彼此交織的青年問題，突顯了日治晚期戰爭階段，休閒生活中的自我實踐與社會動員的特殊關係。

二、休閒活動的內容與時間

（一）休閒活動的內容

〈陸季盈日記〉所載內容，務農時期有許多農務實作的描述，至農事實行組合工作後則有許多職場上的工作內容描述與心得。至於農閒與下班時間的休閒活動，有時也會看電影、旅行、露營、觀賞魔術表演，對於傳統歌仔戲劇則興趣不

²² Geoffrey Godbey (杰弗瑞·戈比) 著、康箏譯、田松校譯，《你生命中的休閒》（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 14。

²³ Geoffrey Godbey (杰弗瑞·戈比) 著、康箏譯、田松校譯，《你生命中的休閒》，頁 44。

表一 陸季盈的休閒生活活動階段表

項目	時間
游泳	1933年開始，1939年進入農業實行組合後較少參與。
武術	1934年10月開始，1935年9月結束。
桌球	1933年7月到10月密集練習，中斷一段時間後，1936年加入青年團後，又有頻繁練習與比賽。
棒球	1938年6月，加入青年團之後。
小提琴	從1933年開始，直到1942年，持續練習演奏小提琴。

資料出處：整理自各年度〈陸季盈日記〉

大。但在陸氏日記中，最主要的內容，是以運動與音樂等兩類別為主，其中運動以桌球、武術、游泳、棒球等為主，音樂則以練習小提琴、口琴為主。本文分析的對象，就以生活中，最為尋常參與之休閒活動為分析對象。陸季盈對這些活動的參與，有時間階段性，可參見表一，這當中原因頗多，有的跟加入特定團體有關，如桌球，而其淡出特定活動，則與團體課程結束有關，如武術。

1. 游泳

1933年，陸季盈開始寫日記時，從事農務，年齡17歲。在農閒之餘，他最喜歡的活動，是前往下淡水溪（今高屏溪）游泳。事實上，陸季盈開始寫日記那天，便「因為難以忍受炎熱的氣候，決定去河邊游泳。但卻突然來了一場雷陣雨最後還是放棄了。」²⁴ 由於游泳的環境主要利用下淡水溪，自然必須白天前往為宜，因此在1939年進入農事組合工作後，白天時間應都用於工作，游泳機會大為減少。²⁵

他之所以常常前往河邊游泳，則與「因為天氣特別炎熱，恰好是游泳最適合的時候」、²⁶ 「最近的酷熱，對我而言已經到了一天不去游泳一次便無法忍受的程度。」²⁷ 因此，時常游泳的動機，與氣候炎熱有著密切的相關。〈陸季盈日記〉中所載之游泳活動，也大概多集中於3-9月等氣候較為炎熱的季節。

²⁴ 陸季盈，〈陸季盈1933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2，1933年7月13日。

²⁵ 日記中僅有的一次是陸季盈「率領保甲民到淡水河附近的腹地栽種愛國農作物蓖麻。雖然上午就已經將工作完成，但因為用竹筏過河，因此到回到家整整花了一天的時間。因為天氣實在是太熱了，竹筏速度又很慢，因此，我無法等待就自己游泳回去。」參見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8，1939年9月16日。

²⁶ 陸季盈，〈陸季盈1933年日記〉，1933年7月30日。

²⁷ 陸季盈，〈陸季盈1937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6，1937年5月2日。

在 1939 年陸季盈任職農事實行組合前，他相當頻繁的前往下淡水溪游泳。不過，游泳卻也曾令他感覺「又驚又怕」，因曾目睹溺斃者的打撈經過。

中午左右朋友邀我一起去河邊觀看打撈溺斃於河川裡的人。我慌亂地詢問著：「是誰？何時溺斃的？」有人回答說：「昨日中午溺斃的。」我想了一想，便詢問朋友說：「昨天中午過後，他的弟弟和兩三位小孩一起去游泳，為何不知道這件事呢？」朋友一邊說：「已問過他弟弟了。他弟弟表示，剛要下水游泳時，有看到放置在沙灘上的衣物。但是對於有人溺斃這件事他全然不知。」……。好不容易藉由壯丁的手將溺斃的屍體打撈上岸。看到那個我的頭逐漸痛了起來，而且很想吐。回家的途中，朋友的弟弟說：「昨天有人溺斃的事我完全不知道，還相當心平氣和地游泳。」我一邊笑著回家，一邊說：「現在想起來可真是又驚又怕」。²⁸

不過，這次的驚怕，並沒有降低陸季盈的游泳興趣。幾天後，陸季盈又寫著「最近因為一直沒有下雨有點悶熱。因此和弟弟一起去河邊游泳。」²⁹ 就在河邊溺斃事件幾天後，他依舊前往下淡水溪游泳。

1937 年 3 月，陸季盈寫道「最近又掀起了一股游泳熱。今天中午我又去練習。水雖然相當冷，但我依舊跳下水裡去游泳，讓在旁觀望的人對我的熱忱感到佩服。因為如果沒有每天持續練習就不會進步。」³⁰ 一個月後「下午我也下定決心就游向彼岸之後再折回來，游泳橫越了這條溪。」³¹ 有意思的是，1937 年 5 月，原本都是根據自己的方法在游泳的陸季盈，因為學習了所謂的標準泳式而開始自覺泳技提升，「截至目前為止我沒有受到任何的專業指導，一直以來都是隨意地以獨創一格的方式來游泳，當然也就沒有什麼進步。……這次我每天根據游泳指導手冊來進行大量的練習。因此好像進步了一些。我可以以蛙式游完五百公尺左右的距離。」³² 而在 1936 年（昭和 11 年）時，陸季盈就寫著「今天早上季敦和

²⁸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8 月 12 日。

²⁹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8 月 16 日。

³⁰ 陸季盈，〈陸季盈 1937 年日記〉，1937 年 3 月 26 日。

³¹ 陸季盈，〈陸季盈 1937 年日記〉，1937 年 4 月 7 日。

³² 陸季盈，〈陸季盈 1937 年日記〉，1937 年 5 月 1 日。關於自由式等現代泳法的引入過程，可參見竹村豐俊編，〈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頁 397-407。

他的兩個朋友去下淡水溪游泳。聽他說大約游了三百公尺的蛙式。……，所以不太會累而且速度也很快。季敦還說他已經學會了自由式、蛙式和仰式的正確游法，最近有時間的話打算教我游泳。」³³ 因此，陸季盈的自學游泳，提供了重要的案例，說明日治時期近代泳術在學校課程中，在標準泳池裡學習標準泳法之外，民間人士自主從事游泳運動的實況。³⁴

前述說明指出了原本以「隨意地獨創一格」泳法練習的陸季盈，對於包括自由式、蛙式與仰式等現代泳法的認同，進而努力練習新泳法，並且獲致能力得以提升的認知。甚至陸季盈也是在學習現代泳法之後，才開始以公尺來衡量自己追求的標準。這其實是以游泳運動為例，說明日治時期休閒活動的參與，傳統與現代的技術如何更替的過程，來自於指導手冊的系統性知識所建立的說服力，以公尺的距離刻度來衡量學習成效，讓陸季盈認識現代泳法，並以此辨識傳統泳法較為落後。在以游泳為例的體育運動中，於是產生一套辨識價值的機制，將傳統與現代，編進有無效率的評價之中。³⁵

對於所謂標準方法的習得，又可見陸季盈多由就讀農業學校的二弟陸季敦處瞭解。陸季盈在日記中曾經寫著陸季敦在屏東游泳池游泳，而陸季盈始終在下淡水溪練習。³⁶ 還有如前文所述，學會正確泳法的陸季敦，「打算教我游泳」。在桌球運動方面，陸季盈也說「因為季敦教了我一些打球的技巧和要領，之後竟然令人不可置信般的進步了許多。」³⁷ 而從日記中的描述來看，也可瞭解陸季敦是農業學校中桌球社的一員，有著較為系統與所謂正規、標準的學習。³⁸ 換言之，身處農村的陸季盈對於游泳、桌球等運動的學習與精進，其實與陸季敦的學校教育網絡有關，如同下文討論桌球的學習，也多半在學校中，這也說明了近代運動的普及與推廣，與近代學校關係密切。因此，身居九曲堂且務農的陸季盈參與近代運動，並非說明日治時期臺灣農村中已有普遍的運動風氣，而是與學校有關，也

³³ 陸季盈，〈陸季盈 1936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5，1936 年 5 月 10 日。

³⁴ 日治時期游泳運動主要係在臺灣體育協會與學校教育的兩種系統下，推廣近代泳術。參見鄭人豪，〈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³⁵ 有關日治時期近代運動具有對傳統之排除性的討論，可參見謝任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頁 213-216。

³⁶ 陸季盈，〈陸季盈 1937 年日記〉，1937 年 4 月 22-23 日。

³⁷ 陸季盈，〈陸季盈 1936 年日記〉，1936 年 5 月 12 日。

³⁸ 陸季盈，〈陸季盈 1936 年日記〉，1936 年 5 月 16 日。

跟以此為主的人際網絡有所關聯。³⁹

2. 武術

〈陸季盈日記〉中，另一項持續近年餘的活動，則為武術的學習。陸季盈從1934年（昭和9年）10月開始「去磚子礮跟陳添進先生學拳術。學習拳術可以說是我從小就非常喜愛的，只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學習。」⁴⁰他曾經在1933年的日記中表示「如果我會忍術的話就不用擔心別人侮辱欺負我了。」⁴¹陸季盈後來的拜師學武，應該也跟防衛自身不被人欺負有關。

陸季盈的習武過程，多半跟十幾個人一同學習，學習武術「路途有些遙遠」，一開始「我還是打算一定要把拳術全部學習完。」⁴²但是到了3月，他開始認為「最近每天去武館，路上非常的暗且很遠，單單只是往返就非常的累。只是走路就令人相當的厭倦了。……，就對學習武術的勇氣逐漸消失了。」⁴³即使是陸季盈的父親曾鼓勵他應該堅持學習武術，此後的過程中，有時因為學習新拳術而興致勃勃，回家後依舊努力練習，⁴⁴但確實也常在日記中寫下「我到目前練習下來的結果，覺得很無趣。」⁴⁵最終，在9月時「為了有所紀念，大家集合起來喝酒，把所學到的武術又一次地展現給老師檢視。」⁴⁶此後就終止了武術的學習。

比起後文的桌球、棒球而言，陸季盈雖憑著年輕時的興趣，學習了武術，但在日記中，卻很少寫下參與武術練習而產生的成就感，他似乎是在時而興起、時而滅失的熱情中，把武術課程全部上完。此後，也未再提及武術在他生活中的關係。相對於具有清楚競賽形式的桌球與棒球等運動，從而激發他的自信與投入練習的熱情，應也可以得知以運動為途徑的休閒生活，競賽機制對於投入者的鼓動具有重要的影響，此點將由後文再論。

³⁹ 以棒球為例，日治時期近代運動的發展重點是以學校為主，都市化程度較高的地方較普遍，一般鄉村多半則是學校老師、學生、醫生與公務員等為主要運動參與者。參見謝仕淵，《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第六章的討論。

⁴⁰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4，1935年1月3日。

⁴¹ 陸季盈，〈陸季盈1933年日記〉，1933年8月23日。

⁴²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1月5日。

⁴³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3月2日。

⁴⁴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3月9日。

⁴⁵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8月6日。

⁴⁶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9月28日。

表二 1933年7至10月桌球記事表

時間	星期	桌球記事
1933.7.14	五	傍晚時分正巧感到疲勞之時，朋友前來邀約最後一起去學校打了桌球。
1933.7.15	六	今晚又到學校去打桌球。十一點前才回到家。
1933.7.16	日	晚上依舊還是到學校去練習桌球。
1933.7.17	一	儘管知道睡覺是很重要，但因為很想打桌球最後還是去打球了。
1933.7.20	四	和哥哥一起完成了芒果的移植栽種。晚上去打桌球。
1933.7.21	五	四哥從清晨就到水底寮四姊那邊，父親和社長去嘉義出差，留下我一個人非常孤單。所以晚飯後又立刻和朋友去打桌球。
1933.7.22	六	今晚又去打桌球。好像有點進步。
1933.7.24	一	我雖然想去游泳，但因為水變得濃濁，只好到學校去打桌球。下午依舊去進行除草作業，晚上又去打桌球。
1933.7.25	二	七點半開始先去打桌球。
1933.7.26	三	今天把東區的鳳梨全部採收完畢。……今天晚上又到學校去打桌球。
1933.7.29	六	到晚上九點為止一直在練習桌球。
1933.7.30	日	晚飯過後立刻去學校打桌球。因為有些許的進步，所以打得特別起勁。
1933.8.1	二	晚上和朋友去打桌球。在這個暑假，我打算把游泳和桌球練習到相當熟練。
1933.8.17	四	今天晚上到學校去打桌球。弟弟也一起去，我又進步了一些。
1933.8.18	五	我帶著午後疲倦的身軀到學校打桌球。一直打到九點半。
1933.8.23	三	今天晚上去學校打桌球。
1933.8.24	四	晚上又去打桌球。打得正起勁的時候，來了一場雷陣雨……。
1933.8.25	五	今晚和四哥一起去學校，可能是因為四哥很久沒打桌球了，所以一次也沒贏過我。
1933.8.26	六	晚飯結束時，弟弟邀我去學校打桌球。父親在那個時候突然生氣來，對弟弟說教。說教的內容之中特別提醒他要注意經濟以及唸書不用心等問題。
1933.8.27	日	傍晚吃完飯後，去打桌球。
1933.8.28	一	我只要一看到水果已經完全成熟又賣不出去，內心不禁就會感到不安而悲觀了起來。……晚上還是去打桌球。
1933.8.29	二	本來以為下午會來場雷陣雨，因此內心十分開心，沒想到卻只下了一場毛毛細雨……。晚上去參加桌球比賽。
1933.9.23	六	今天晚上又開始打桌球。正好小提琴的弦斷了無法拉奏。這次要停止小提琴的練習，而轉向練習桌球。變來變去也比較不會感到厭煩。
1933.9.26	二	本來打算晚上要去打桌球，但不巧許先生不在家，所以只好折返回家。
1933.9.27	三	吃完晚餐後立刻去打桌球。今天晚上彼此為對手以進行比賽的方式來練習。或許是因為我累了吧！在痛宰林先生之後，撐到最後竟然輸給陳先生。
1933.9.28	四	今天晚上無水寮的人要來這裡進行比賽。因為對方實力比較強，所以我們輸了。我們的練習還不夠。我和黃輝互為對手。剛開始我輸了，但在最後一回合的時候我連續贏了兩場。因為我太粗心大意，一開始的那一回合我竟然輸了。
1933.9.30	六	昨晚桌球打得很晚，今天早上腦袋有點神智不清，那也是沒辦法。因為身軀過於疲憊使得工作提不起勁毫無樂趣可言。
1933.10.4	三	今天晚上完全看不到月亮，最後還是去打桌球。
1933.10.11	二	今天晚上又和朋友去打桌球。三人以比賽的方式來打。因為彼此實力相當比賽變得相當有趣。今天晚上打算努力地打，決定輸的人要喝三杯。我輸了兩次共喝了六杯。但有人喝了十四杯。我還算好的。
1933.10.14	六	每天晚上都只打桌球，那也是沒辦法的事。

資料出處：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

3. 桌球

前文所論武術與游泳的型態，多半是以自身的練習為主，較缺乏競賽制度鼓勵參與者，但對於桌球而言，陸季盈顯然有著不同的態度。對於桌球運動的參與更加積極。1933年7月至10月的日記中，陸季盈記錄了密集練習桌球的過程。參見表二。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如此高密度的投入桌球活動，可看出那段時間的晚上，陸季盈生活的重心，以從事桌球運動為主。不過，不知何種原因，1934年與1935年（昭和10年）的日記中，並無桌球的相關訊息，直到1936年，由於新買了桌球桌，也參與了青年團，陸季盈又開始密集地練習桌球，這個階段陸季盈從事桌球運動，並非只是個人活動，而是與青年團與團際之間的對抗賽有關，因此，有別於1933年單純的描寫對於桌球的參與，1939年的日記寫著「但真正無法忍受的是在桌球社裡看到他們笨拙的打球方式，……只好發揮我的本領讓他們看看我的本事」、⁴⁷「打了好久沒打的桌球，藉此得到慰藉。獲勝的依舊是我，畢竟在九青裡好像沒有人可以贏過我」、⁴⁸「這個暑假預定要和屏東大宮公學校的青年團員進行桌球比賽。我的責任變重了，不參加比賽不行」。⁴⁹

陸季盈參加青年團之後從事的桌球運動，更加讓他感受到團隊榮譽與責任感，以及其中對自我自信的表達。換言之，陸季盈加入青年團後，因為超越於同儕之上的優越感以及團隊團結對外的榮譽感，讓他在桌球運動的投入中獲取更多的自信。

而就桌球運動的形式來說，這項運動有著清楚明顯裁判勝負、節奏明快的特色，更容易激發參與者的投入，陸季盈是在比賽落敗後想復仇、比賽勝利而自豪等情緒中，維繫對於桌球的熱情。桌球運動的競賽形式，顯然有助於他維繫對桌球運動的參與。

4. 棒球

除了桌球與游泳之外，陸季盈也在加入青年團後，開始從事棒球運動，1938

⁴⁷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1月2日。

⁴⁸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4月3日。

⁴⁹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7月10日。

年（昭和13年）6月起，他持續記錄了棒球運動的參與。同年6月29日，在青年團月會中，討論了組織棒球部、音樂部、露營等事。⁵⁰幾年後，1941年，九曲堂青年團（以下簡稱「九青團」）曾經重新協議組織第二分團團員棒球隊之事，會中並討論隊員共同分攤球隊球衣製作的分工與經費問題。⁵¹1938年6月的月會後，「九青團」棒球隊應已成立，只是未記載於日記中，直到1939年8月起的日記，記錄「今天聽說郡下青年團的棒球比賽活動也是在13日（星期日）舉行，因此非常地沮喪」、⁵²「下午4點在鳳山公園和鳳山青年團進行棒球比賽，可惜輸了。他們十分擅長在比賽時發出怪聲，最後我們這邊以五比零輸給對方」。⁵³

1941年的日記，密集記錄棒球活動的訊息：

下午在九曲堂國民學校校園練習打棒球。……在下個星期六，我們第二分團和學校的職員將有一場棒球比賽，我也是參賽的選手之一，所以也加入了練習的行列。⁵⁴

下午4點30分棒球比賽練習。最近九曲堂青年團突然對棒球熱衷起來，尤其是貨運行的那些朋友，每天下午一定聚集在一起持續的拼命練習。在現在一股強調要提升體能的氛圍下，這實在是值得高興的現象……。⁵⁵

另有「在本月的21日（星期一），預定要舉行「九青團」和大樹青年團的棒球比賽。比賽場地決定在大樹國民學校的校園裡」、⁵⁶「下午4點棒球比賽。場地在大樹國民學校校園，對手是大樹青年團，九青飲恨輸了（連輸兩場）」、⁵⁷「下午6點練習棒球。因為今天練習的特別激烈，所以肩膀非常疼痛」、⁵⁸「今天還是和大樹團進行比賽。雖然這次比賽的場地是在九曲堂，還是不敵對方。連打兩場都吃下敗仗，大樹團實在太強了。擔任裁判的劉連享先生被許受君的球棒猛力的打

⁵⁰ 陸季盈，〈陸季盈1938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7，1938年6月29日。

⁵¹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8月5日。

⁵²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8月9日。

⁵³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8月19日。

⁵⁴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7月3日。

⁵⁵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7月11日。

⁵⁶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7月18日。

⁵⁷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7月21日。

⁵⁸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8月6日。

到下巴，造成破裂傷傷勢還不輕」。⁵⁹

綜合陸季盈對於「九青團」第二分團棒球隊的紀錄，可知棒球隊成員應與陸季盈一樣，都有工作，因此棒球隊練習的時間，大多為下午 4 時、6 時之後，可想而知，練習時間大多是公餘，時間也不可能太長。而參與比賽的對象與比賽的地區範圍，主要為大樹、九曲堂與鳳山等區域，參加的比賽除了郡下青年團的對抗之外，則以與其他青年團或學校教職員的友誼賽較為常見。「九青團」第二分團棒球隊的成績看起來並不理想，而在有限的紀錄中，皆未見打贏對手。

5. 小提琴

陸季盈除關注體育活動外，也演奏與練習小提琴。根據其日記記載，他從 1933 年開始，直到 1942 年（昭和 17 年），持續地練習與演奏小提琴。1933 年 7 月 29 日，原本應該架設芒果樹支撐架的工作，因為大雨而暫停，由於「中午過後雨仍繼續地下，於是在家裡練習小提琴。」⁶⁰ 是日記中第一筆的小提琴記事，這段忙於農務而於農閒時拉琴的生活方式，現在讀起來是段獨特而吸引人的描述。農忙辛苦的生活，夜晚則「藉由小提琴的練習來慰藉疲憊，等待元氣的回復」。⁶¹

陸季盈學習小提琴的方式，主要透過購買琴譜自學，例如「給大日本家庭音樂會寫了信，索取小提琴與口琴的守則規章」，⁶² 如同「等待已久的小提琴獨習書今天早上寄送過來了。今後要開始好好地練習」、⁶³ 「今天最令我高興的是前些日子預定的小提琴教科書『赫曼講義』和彈奏秘訣已經到了。」⁶⁴ 為何要購買這些教材？陸季盈認為「如果不買音樂的講義來進行鑽研的話是無法有所進步的」。⁶⁵

1937 年，陸季盈加入「九青團」之後，常於公開活動中演出，例如「為慶祝皇紀兩千六百年所舉辦的國語演習會和青年團音樂會，於上午九點在鳳山劇場召開，下午五點閉會。我以特別演出的方式獨奏了小提琴斯拉夫搖籃曲」。⁶⁶

⁵⁹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8 月 8 日。

⁶⁰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7 月 29 日。

⁶¹ 陸季盈，〈陸季盈 1935 年日記〉，1935 年 3 月 17 日。

⁶²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8 月 24 日。

⁶³ 陸季盈，〈陸季盈 1934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3，1934 年 6 月 5 日。

⁶⁴ 陸季盈，〈陸季盈 1935 年日記〉，1935 年 2 月 6 日。

⁶⁵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9 月 10 日。

⁶⁶ 陸季盈，〈陸季盈 1940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9，1940 年 11 月 9 日。

住在九曲堂的陸季盈之所以可以持續練習小提琴，除了個人的興趣之外，得以支持其學習音樂的物質生活，仍值得重視。在日記中，小提琴的教材與耗材，無法在九曲堂購得，要透過如前文所指的郵購方式，他甚至曾在日記中寫下如何用郵政匯兌的方式，買樂譜、買養雞的書。除此之外，必須去屏東購買，例如「季敦去屏東……，順便買回來了小提琴的弦。」⁶⁷ 以這些近代文藝與體育活動為主的休閒生活，是必須建立在物質流動網絡的基礎之上。

綜合上述討論，陸季盈於農閒與公餘之外的休閒生活，主要選擇為桌球、棒球、游泳與小提琴。不同休閒活動的參與與從事的工作型態有關，例如游泳主要利用白天務農的空檔，反之，進入農事組合後，由於上班的關係，便未見日記中記載游泳活動。而許多需要組織支持的團體性活動，則在青年團活動架構下才有可能，棒球的參與即具有這樣的特徵。為了保持新鮮感與維持熱情，陸季盈因此參與多種活動以為調節，如同他所說「今天晚上又開始打乒乓球，正好小提琴的弦斷了無法拉奏。……變來變去也比較不會感到厭煩。而且兩項才藝也都可以變得很厲害」。⁶⁸

陸季盈至少在小提琴與游泳等兩個項目中努力地學習，希望有所精進。參與這些活動對他而言，通常都存有許多成就自我的動機，或因天氣熱想游泳，或拉拉小提琴作為心情的調劑，或在桌球的勝利中，尋獲自我的信心，而這些活動也大多具有與親友聯誼，或與團體間的對抗有關，從而也讓參與者隨著輸贏的結果，心情起伏。

此外，就游泳、桌球等運動而言，日記中指出了原本以「隨意地獨創一格」泳法在面對標準游泳時，標準方法、甚至計算距離的標準化等形式，都說明近代運動的進步性，這應該是一段最具體說明傳統慣習的泳術，如何被取代的過程。陸季盈之習得近代泳法，是由其就讀農業學校的弟弟所指點，或練習桌球的地方也常在九曲堂的學校。如此也說明近代運動的普及與推廣，與學校關係密切。因此，身居九曲堂且務農的陸季盈參與近代運動，並非說明日治時期臺灣農村中已有普遍的運動風氣，而是與學校有關，也跟以此為主的人際網絡有所關聯，甚至支持其休閒生活的物質條件，也都依賴著郵購或來自相對較具商業機能的地方。

⁶⁷ 陸季盈，〈陸季盈 1936 年日記〉，1936 年 7 月 15 日。

⁶⁸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1933 年 9 月 23 日。

（二）休閒時間的出現

討論了陸季盈休閒生活的內容，接著持續關心的課題，則是試圖說明從事休閒生活的時間，例如一天中何時從事、或一星期中何時從事，及其與相關職業身分的關係。亦即從生活時間，了解不同參與身分者及其休閒生活的關係。

對於一般工作者而言，休閒時間的出現，與日治時期時間標準化歷程有關。標準時間制度的建立，始自 1895 年 12 月 27 日公布中央標準時間，並於次年 1 月 1 日開始實施。此後透過「午砲」、報時系統，或透過具有推廣與教育性質，例如 1921 年起開始實施的「時的紀念日」、學校教育等途徑，使臺灣全島統合在一套具有共時且同步的標準時間。臺灣人的作息也被編入以時間為計算單位的制度中，上學與下課、休息與工作等都依據一套統一的時間標準。以週為循環的時間生活制度，以及將星期天作為休息日的制度也被建立。

就官方的作息規律而言，表現在每日上下班時間與星期天休假的規律性特徵。而就學校而言，以 1922 年（大正 11 年）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為例，除了休假日為星期天、祝祭日、臺灣神社例祭日、始政紀念日、7 月 1 日至 8 月 20 日的暑假、12 月 29 日至 1 月 5 日的年始休假、3 月 29 日至 3 月 31 日的學年休假日。⁶⁹對於工作者而言，以專賣局製酒工場為例，根據資料顯示，工場勞工的休假規定中，每年有 13 天特定休日（包括年始休假、紀元節、天長節、始政紀念日等），每月可任擇兩個星期天為特別休假日，合計為 37 天，如果全年無休，則給 5 日內之特別休假，另有喪假等規定。⁷⁰

透過標準時間制度的實施，生活時間、上學時間與工作時間被整合進一套全島統一且適用的制度下，在這套制度下，規範了上學與工作的時間，也將休息的時間標準化，以日治時期的臺灣為例，已可見至少對官吏、學生與勞工而言，常態固定的休假日，主要為星期天。

對於從事農務的陸季盈而言，工作與休閒的時間，除了晚上之外，沒有一個準確的規律，對他來說，星期一到六不一定是「上班日」，休閒的規律與農務勞動息息相關，如同，游泳必定是農閒之餘，而農忙時，想去游泳也無法抽身，如

⁶⁹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53-69、72-73。

⁷⁰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24-125。

同「今天是一整年中最熱的日子。稍微有想去下淡水溪游泳，但是因為要採收番石榴所以最後還是沒去。」⁷¹ 對於農人而言，休閒時間是由農務勞作時間所決定的。不過，1933年的資料顯示，陸季盈前往游泳的時間，卻極可能受到七月「鬼月」的習俗影響，從1933年7月13開始寫日記那天起，他幾乎每兩、三天就去游泳，不過到了該年農曆七月——新曆8月21日，便沒有再前往游泳的紀錄，不知是巧合還是另有其他因素，或許陸寄盈從事游泳運動，也受到鬼月不宜下水的習俗影響，以免遇到民俗傳說中「抓交替」的水鬼。

1939年之後，陸季盈進入農事實行組合工作，工作時間多半是朝九晚五，休閒活動的參與，主要集中在上班之外的時間，例如1940年8月的日記中「練習乒乓球 下午五點一次 晚上九點一次」的描述，說明上班時間的固定化，對於休閒生活的影響。⁷² 而原本專心務農時期，可利用農閒游泳的情形，在上班工作後也很少出現了。

根據日記的整理，陸季盈從事休閒生活的時間，可參見表三：

表三 陸季盈休閒生活概況簡表

階段	身分	24小時	星期制	從事活動
1933-1939	農人、青年團團員。	受到農務節奏而影響，或者利用晚上時間。	並未顯著集中在星期日。	桌球、游泳、小提琴
1939-1941	農事實行組合書記、青年團團員、國語講習所專任講師、大樹庄民風作興會書記，以及皇民奉公會大樹庄分會書記等，結婚後又為丈夫、父親角色。	公餘時間居多，下班時的五點，或者晚上時間。	相較於上個階段，星期日用於從事運動與音樂等活動的機會較多。而星期日的活動，則有許多為青年團活動。	棒球、小提琴、桌球

資料出處：整理自各年度〈陸季盈日記〉

綜上所述，由〈陸季盈日記〉中，可見從事休閒活動的時間，受到職業身分所必須遵循的工作時間影響。因此，1939年之後，陸季盈就職農事組合後，生活中的休閒時間，開始被標準時間與星期制等制度影響。

進入農事組合工作後的陸季盈，生活時間中，開始出現了工作時間與非工作時間的分類，在後文討論中，於非工作時間投入非生產性的休閒活動，雖是對工

⁷¹ 陸季盈，〈陸季盈1935年日記〉，1935年2月26日。

⁷² 陸季盈，〈陸季盈1940年日記〉，1940年8月14日。

作壓力的舒緩，但也正是其過度逸樂而肇致焦慮的原因之一。休閒時間的出現，提供了參與者衡量休閒參與所造成正、負影響的重要框架。

三、青年團活動與休閒生活

(一) 青年團與社會教育

1937 年之後，陸季盈加入了九曲堂青年團第二分團，此後從事的休閒活動，與青年團團員的身分有關。1930 年（昭和 5 年），〈臺灣青年團訓令〉中指出「青年為國家活力之泉源，次代社會的擔當者」，因此必須「修養德性、鍛練身體……養成忠良有為國民」，然而「一旦目標錯誤，設施舉措失當……更會產生不少弊病」，因此發布訓令規定〈青年團設置標準〉，對於青年團的原則與執行，提出五大指導要項：(1)、留意國民精神之涵養，努力於品性之向上。(2)、陶冶振作公共心之公民性格，大興奉仕公事之風氣。(3)、培養自律之精神，以馴致創造之風氣。(4)、研磨實際生活所必須之知識技能，獎勵勤儉質實之風氣。(5)、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⁷³

青年團作為社會教育範疇下的一個環節，從青年團成立的目的、實施之活動等論述與定位可見一般。如同〈青年團設置標準〉所指「重視體育，增進健康，以圖改善國民體質。」或如報導中對大稻埕青年團事業的評價「……為發揚都市青年之意氣……相互休養，外面的社會的奉仕，全團員勇往邁進，將來正大有為世人之所期待也……」，⁷⁴ 青年團從事體育運動的風氣，也扣緊政治與道德的口號，例如以國民體位向上為名的桃園郡下青年團對抗野球大會。⁷⁵ 到了局勢更形緊張的 1940 年代初期，整體的社會氛圍，各項運動的舉行更標舉著時局的口號。例如 1942 年日軍攻陷新加坡，嘉義便曾舉行陷落奉祝野球大會，⁷⁶ 官方與媒體盡皆如此宣稱，也更形說明〈陸季盈日記〉從其個人觀點出發敘事的重要性。

⁷³ 楊境任，〈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 40-41。

⁷⁴ 〈大稻埕青年團 過去一年間成績〉，《臺灣日日新報》，1930 年 1 月 4 日，第 4 版。

⁷⁵ 〈桃園／青年團野球大會〉，《臺灣日日新報》，1938 年 7 月 8 日，第 8 版。

⁷⁶ 謝仕淵，〈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 108-109。

陳怡宏對〈陸季盈日記〉的研究指出，陸季盈青年團的日常參與可分為國家認同與戰爭動員概念下的月例會、檢閱，以及公民養成性質的月例會與擔任團體幹部，最後則為具有自我成就價值的音樂、體育、論文比賽與檢閱評鑑。⁷⁷ 本文嘗試就青年團體與音樂活動，分析陸季盈在其中的參與。

在運動會方面，陸季盈於1937年11月3日的日記中寫著「今天正逢明治節這個佳辰，在公學校從八點半開始就舉行慶祝儀式。我們青年團參加了儀式，九點半閉幕之後，立刻開始舉辦運動會。負責人員幾乎全都由青年團員來擔任。」⁷⁸ 1939年2月19日，農曆過年當日，記下「明天九曲堂公學校要舉辦運動會，所有青年團員都必須參加，我被派到記錄名次順序的工作。」⁷⁹ 為了面對1940年的鳳山郡青年團運動會，九曲堂青年團特別召開分團長會議，決議「……一、在10月17日郡下的青年團田徑比賽提出選手名單。二、10月12日下午2點在公學校的校園舉行分團對抗預賽……」。⁸⁰

1938年6月起，陸氏日記寫了許多青年團棒球運動的參與內容。1938年6月29日，青年團的月會中，討論組織棒球部等事。⁸¹ 1941年，九青團討論球隊球衣製作的分工與經費問題。⁸² 1939年8月起的日記中，記錄「下午4點在鳳山公園和鳳山青年團進行棒球比賽，可惜輸了。他們十分擅長在比賽時發出怪聲，最後我們這邊以五比零輸給對方。」⁸³ 對於青年團的棒球活動，陸季盈表示「在現在一股強調要提升體能的氛圍下，這實在是值得高興的現象……」。⁸⁴

除此之外，陸季盈也參與了青年團的音樂活動，如同「再過一週就是皇紀兩千六百年的慶祝音樂會，在庄裡先舉辦了預選會。……，最後決定如左列所示。題目：紅薔薇華爾滋、月光下的宿營，樂器：小提琴陸季盈、手風琴王慶昇、口琴傅技泉、口琴鐘茂得。」⁸⁵ 而為了「為慶祝皇紀兩千六百年所舉辦的國語演習

⁷⁷ 陳怡宏，〈臺灣地方社會教育團體成員的日常參與（1936-1941）：以臺史博館藏陸季盈日記為例〉，頁18。

⁷⁸ 陸季盈，〈陸季盈1937年日記〉，1937年11月3日。

⁷⁹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2月19日。

⁸⁰ 陸季盈，〈陸季盈1940年日記〉，1940年10月7日。

⁸¹ 陸季盈，〈陸季盈1938年日記〉，1938年6月29日。

⁸²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8月5日。

⁸³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8月19日。

⁸⁴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7月11日。

⁸⁵ 陸季盈，〈陸季盈1938年日記〉，1938年10月22日。

會和青年團音樂會，於上午九點在鳳山劇場召開，下午五點閉會。我以特別演出的方式獨奏了小提琴『斯拉夫搖籃曲』和口琴獨奏『軍艦進行曲』。⁸⁶ 在這些活動中，1941年一場慰問傷兵的音樂會，最能表現出青年團活動在戰爭動員時期與參與活動者自足心態的特殊關係。表演的前一天，陸季盈說「終於明天就要正式上場了。每位表演者都充滿著幹勁在練習。我也預定要上場表演。心中的喜悅之情已無法隱藏，興奮雀躍的無法自己。」⁸⁷ 當天順利完成並獲得喝采之後，他又留下了「我與有榮焉的參加了今天的演出，內心感到無比的喜悅」的記述。⁸⁸ 類似的傷兵慰問會，常見於戰爭動員時期，但這些基於各種時局價值下的公益活動，又都可建立在參與者自我榮譽與個人滿足的基礎之上，這也可說明社會動員機制，如何兼顧自我滿足而得以持續運作。

對於陸季盈而言，他曾寫下「在某個青年團的集會日裡，曾被團長說：『青年是國家活力的泉源，下個世代社會的主導者。因此，青年的修養對於地方的開發以及文化的提升上，有著極大的影響。』……」⁸⁹ 而當九青團於青年團檢閱時獲得三等獎，「那個團旗從現在起再加上那個表揚獎狀，感覺獲獎的紀錄變得熱鬧些。漸漸地應該可以激發出青年團奮發向上的那顆心，也可以期待那股向上成為優良團隊力量的到來。」⁹⁰ 從〈陸季盈日記〉的紀錄觀察，青年團訴求的社會教育目的，在各項活動的參與中，團隊的榮譽感不僅被保留，參與者也能滿足自身，或產生一種被倚重與看重的需要。以青年團為主的社會教育，其能鼓動青年主動參與的熱情是重要的，社會動員不是刻板的國家機器運作，它必須滿足青年人的熱情與表現的慾望，從奉公精神到個人私欲的滿足，都能在此機制中被完整照顧。

（二）休閒生活中的自我成就

青年團的體育活動雖有來自官方對於社會教育的期待，然而，從陸季盈這樣的實際參與者角度來看，運動的參與和其個人的關係，有許多不同的動機。一般來說，運動具有維持身體健康與擴展社交網絡的功能，因此陸季盈的日記也提及

⁸⁶ 陸季盈，〈陸季盈 1940 年日記〉，1940 年 11 月 9 日。

⁸⁷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7 月 5 日。

⁸⁸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7 月 6 日。

⁸⁹ 陸季盈，〈陸季盈 1938 年日記〉，1938 年 8 月 17 日。

⁹⁰ 陸季盈，〈陸季盈 1939 年日記〉，1939 年 2 月 28 日。

了相關問題。當他開始上班與加入青年團後，曾經體悟到如何保持身體健康與如何交朋友等「秘訣」，指出：

因為早晚天涼的緣故，所以必須按照左記的事項來保持身體健康。

- 一、吃八分飽就好。
- 二、應嚴格遵守就寢時間（晚上九點～十點）。
- 三、起床時間（早上六點）。
- 四、力行洗冷水澡。
- 五、有必要每天做三十分鐘以上的投球練習。
- 六、堅決實行節慾。
- 七、從事適當的娛樂活動。⁹¹

如何交朋友呢？（秘訣）

- 第一、為人要親切。
 - 第二、時常保持活潑開朗。
 - 第三、不與人計較（經常為人付出）。
 - 第四、讓人認為你是值得信賴的人。
- 最後，盡可能的培養興趣和運動。⁹²

對於陸季盈來說，運動是增加身體健康與提升社交能力的手段之一。休閒生活中的社交功能，在他專事農務時期並沒有被刻意強調，但進入職場之後，休閒與維繫友誼等社交需求有著更緊密的連結。

以桌球為例，原本的練習對象，看來大多為兄弟或朋友居多，不過當 1939 年陸季盈已是青年團團員時，由於青年團常進行對外比賽，因此具有較強的競爭性，也激發了陸季盈的鬥志。1939 年的日記寫著「……只好發揮我的本領讓他們看看我的本事」、⁹³ 「……在九青團裡好像沒有人可以贏過我」、⁹⁴ 「這個暑假預定要 and 屏東大宮公學校的青年團員進行桌球比賽。我的責任變重了，不參加比賽

⁹¹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9 月 5 日。

⁹²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2 月 27 日。

⁹³ 陸季盈，〈陸季盈 1939 年日記〉，1939 年 1 月 2 日。

⁹⁴ 陸季盈，〈陸季盈 1939 年日記〉，1939 年 4 月 3 日。

不行」。⁹⁵

從日記中的描述，可看出陸季盈對於練習桌球的密集投入與期待實力提升的關聯性，甚至也表達對於桌球實力的自信，特別是作為青年團的代表，無疑地提供桌球愛好者陸季盈可以表現的舞臺，將自我成就投射於運動表現的關聯性，發揮到極致。

事實上，1937年7月，陸季盈被勸導加入青年團時，其理由與陸季盈從青年團中找到可以在音樂會中表演樂器的機會與成為青年團選手、甚至主將等理由有關。例如：「……羅老師到園裡來拜託我說：『我想請你參加這個月19日郡下青年團音樂會的演出表演。』……」、⁹⁶「……我已經被羅老師拜託了好幾次，希望我可以加入青年團。因為這次已面臨最後的關頭而且他又相當誠心地來拜託我，感到相當不好意思，因而加入了青年團……」、⁹⁷「……受到羅老師的認同獲選入團，內心感到相當高興。如果參加了青年團，接著也可以以選手的身分參加桌球比賽了。或許也有可能拜託我擔任主將。羅老師總是這樣說：『如果你加入了青年團，那整個團真是受益良多』……」。⁹⁸

因此，陸季盈之所以願意加入青年團，與青年團可以提供過去辛苦練習桌球與小提琴的他表演的舞臺，進而將運動參與和自我肯定的關聯性，放在一個更具公開與公共的舞臺上有所關聯。相同地，1939年的日記，陸季盈也用相同的口吻，表達其對棒球運動的自信：「聽說郡下的青年團也有棒球比賽。而我一定又是那比賽選手之一。這不是我自傲而是事實。我對於運動這方面相當感興趣，而且我也有自信自己比一般人來得精通一些。」⁹⁹ 表達了運動參與和自我肯定的關聯性。此種透過團體的參與，不僅獲致自我肯定，也同時提供我群感、歸屬感等價值。¹⁰⁰

另外，1940年（昭和15年）8月24、25兩日，陸季盈一行共29名（男17名、女12名），到大崗山露營，他指出：

⁹⁵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7月10日。

⁹⁶ 陸季盈，〈陸季盈1937年日記〉，1937年7月16日。

⁹⁷ 陸季盈，〈陸季盈1937年日記〉，1937年7月16日。

⁹⁸ 陸季盈，〈陸季盈1937年日記〉，1937年7月16日。

⁹⁹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7月10日。

¹⁰⁰ 關於運動團體的參與，所獲致個人與團體的關係的相關討論，請參見 Chirs Shilling（希林）著，謝明珊、杜欣欣譯，國立編譯館主譯，《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168-171。

一行人八點在公學校集合，搭八點五十分的火車出發。下午一點左右抵達大崗山。四點用午餐，五點以前歌唱練習，五點半拍紀念照，到七點半都是自由活動的時間。……，帳棚是搭在超峯寺附近的納骨塔下面。在塔下點燃營火。十一點就寢。

昨晚在修養的道場超峯寺附近的森林裡度過了一晚。昨天的去程是利用汽車，今天的回程要用徒步的。我還去了五甲尾。今天早上的尋寶實在很有趣……。¹⁰¹

從陸季盈對於兩日露營的過程描述與心情分享，可得知青年團雖是為社會教育的目的而存在，但也提供了青年交誼與聯繫的平臺，具有實現自我、尋求同儕友誼的功能。

由上述討論可知，青年團設置以及參與者的關係不能僅從殖民統治中的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關係理解，事實上，陸季盈在 1939 年青年團會議中，表達了青年們對娛樂的需求，陸季盈提議「……我覺得老是吩咐交代這些青年們做一些訓練、社會服務工作，這次如果不設置娛樂機構多少帶點歡樂氣氛給他們的話，那麼他們就太可憐了。因此，我立刻帶來設置青年俱樂部這個提案。」¹⁰² 對於陸季盈而言，青年團必須提供青年歡樂氣氛。

如同宮崎聖子指出，青年團參與者的動機與目的，反映著被殖民者在不同的壓抑與利害關係中尋找出路的行動。青年團提供不同選擇，也滿足臺灣青年不服輸且向上的志向。反觀，總督府的青年團政策，也是不能無視於臺灣青年的力量與需求而實施的。¹⁰³ 實現了自我成就的青年團員陸季盈，就是其中的顯例。

¹⁰¹ 陸季盈，〈陸季盈 1940 年日記〉，1940 年 8 月 24-25 日。

¹⁰² 陸季盈，〈陸季盈 1939 年日記〉，1939 年 4 月 7 日。

¹⁰³ 宮崎聖子，〈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2008），頁 373-374。另外，關於青年團與青年的討論，陳文松的研究則指出，青年教化政策的實施，對於殖民政策與地域社會間的連結具有重要性，也指出青年政策的實施，產生了一群具有臺灣主體意識的「殖民地青年」，提供了看待青年問題的不同角度。參見陳文松，〈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5），頁 375-379。

四、參與休閒與面對人生

呂紹理以《臺灣人士鑑》為例，分析 345 名臺中州的社會領導階層，對於休閒興趣選擇的現象，其中的 28% 之娛樂傾向與運動有關，其中 20-29 歲的年齡層對運動最為有興趣者，¹⁰⁴ 如同陸季盈一般。林丁國指出日治以後出生、接受近代教育者，較之傳統社會漢學教育者更能接受新式體育。¹⁰⁵ 陸季盈對於體育活動的偏好，呼應了前述兩項研究成果的分析。

然而，本文更為關切的是，休閒活動於生活中究竟扮演什麼樣的功能？而對於參與者當下的人生與往後路途，究竟又有何意義？日治時期勤奮練習小提琴的陸季盈，在 1972 年、56 歲時，看到損壞的小提琴，回想起過去演奏小提琴的時光：

回想起來這把小提琴是我年輕時代的好伴侶，與我形影相隨，每天一定會拉奏個 1 次。記得某晚在九曲堂小學校的校園裡有一場由大樹庄所主辦的音樂會。我也參加了那場音樂會，在眾人的面前拉奏那把小提琴，可能是因為非常的熟練，因此當晚受到父親大大地讚揚。在我的一生中，很少被父親誇讚。¹⁰⁶

小提琴的演奏與表演，帶給陸季盈極大的成就，甚至得到父親的誇讚。這件事讓他經過將近三十幾年，依舊牢牢記住。

而運動的參與也常獲致勝利所帶來的成就，事實上，陸季盈確實熱愛著運動，但對於運動的著迷，卻形成一種青年人對於人生期許的矛盾態度。前文的討論中，可得知運動的參與給陸季盈帶來許多自我認同與成就，但是對於運動的著迷，他曾表示：

因為昨晚打桌球到很晚，所以今天早上頭腦神智不清，扛鳳梨時也是無精打采的，任何時間都很想睡覺，那也是沒辦法的，因為毫無活力。中午終

¹⁰⁴ 呂紹理，《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頁 157-163。

¹⁰⁵ 林丁國，〈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頁 224-247。

¹⁰⁶ 陸季盈，〈陸季盈 1957-1980 年發送信稿〉（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館藏號：2009.001.0059，1972 年 12 月 24 日。

究沒有去游泳。儘管知道睡覺也很重要，卻還是想打桌球，那也是沒辦法的。¹⁰⁷

或如「下午六點練習棒球。因為今天練習的特別激烈，所以肩膀非常疼痛。」¹⁰⁸運動的投入影響到工作，也造成運動傷害。然而，運動的投入不僅是運動疲勞與傷害對於工作的影響，此時的陸季盈卻也為久坐辦公室遠離勞動、年齡增長體力下滑、終日玩樂、薪水太低無法經濟自立等因素而產生焦慮。從這些焦慮中，可以看到運動與逸樂享受、人生焦慮之間的關聯。

工作之外，花了許多時間從事棒球與桌球運動，以及小提琴練習的陸季盈，在1940年日記中寫著「我一直在思考著將來工作的事，心情無法平靜。……。不過卻完全不知道該做些什麼事，終日遊手好閒的在玩樂，總覺得年輕的青年期快要過去了。」¹⁰⁹換言之，他對終日玩樂，覺得有所焦慮，面對未來更是「心情無法平靜」。

除此之外，陸季盈也在日記中表達「或許是因為整天都坐在辦公桌前工作，感覺身體變虛弱了一些。真是擔心得不得了。……。病痛也一直沒有痊癒。真是感到可悲啊！我想至少努力讓自己不要再生病。」¹¹⁰或者「光是體力退化這件事就是一個大煩惱。總而言之，現在開始研究好好的鍛鍊打造體魄，將來才可以經得起各種艱難辛苦。那就是謀求能增強體質了。畢竟不能忘記健康就是一輩子的幸福這句話」。¹¹¹

1940年，陸季盈在感冒後，於日記中寫下「……。工作已經一年五個月了。這段期間雖然得到很多經驗，但從經濟上來看是完全無法獨立的。再想到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實在讓人坐立難安。除了體力以外，覺得自己的勇氣也漸漸消退。……。要再恢復以前的水準只有從事農業的經營了。」¹¹²按上述說法，鍛鍊打造體魄、增強體質等體育運動所能達到的目的，被視之為超越並克服遠離勞動、體力下滑等人生焦慮的手段。

¹⁰⁷ 陸季盈，〈陸季盈1933年日記〉，1933年9月30日。

¹⁰⁸ 陸季盈，〈陸季盈1941年日記〉，1941年8月6日。

¹⁰⁹ 陸季盈，〈陸季盈1940年日記〉，1940年11月23日。

¹¹⁰ 陸季盈，〈陸季盈1939年日記〉，1939年6月5日。

¹¹¹ 陸季盈，〈陸季盈1940年日記〉，1940年12月1日。

¹¹² 陸季盈，〈陸季盈1940年日記〉，1940年11月29日。

表四 1940 年上半年陸季盈家計收支表

月分	收入	支出	餘額
1 月	81.52	85.21	-3.69
2 月	35.32	37.01	-1.69
3 月	114.62	103.15	11.47
4 月	34.50	17.02	17.48
5 月	34.20	57.43	-23.23
6 月	37.96	37.00	0.96
上半期合計	338.12	336.82	1.30

資料出處：整理自各年度〈陸季盈日記〉

1940 年的陸季盈，剛上班不久、公職考試並不順利、完成婚姻大事，然後妻子懷孕、之後生子，感到「令人心滿意足的如願得到愛兒，我的心情無法盡書與這紙上。光是欣喜與滿足的情緒，就令我雀躍不已，高興的今晚難以成眠。」¹¹³幾日後，也從「父親很認真的表達了，他自己的身體狀況可能無法長期負荷現在的工作，聽他這麼說給我帶來了不小的衝擊。我要靠自己的力量讓經濟獨立起來，感受到養家的責任與壓力」。¹¹⁴

也約莫在這段時間，陸季盈的日記中，開始以每個月為單位做了收入與支出的統計，以 1940 年上半年為例，他的收入僅勉強多於支出 1.3 圓，如表四。但其中的關鍵是因為父親給了他一點錢，如 1 月給了 26 圓，讓陸季盈支付西裝費用，當月其母也匯了 2 圓，而 3 月則有來自父親的 36 圓，但此筆金援比較像是借款，因後續幾個月陸續給了父親一、二十圓不等，¹¹⁵而這些支出中，也未見練習小提琴用的樂譜等費用的支出。因此，從陸季盈的收支狀況，得以瞭解其對於參與休閒產生的焦慮，其實與結婚生子、成家立業，但依舊在日常收支中呈現入不敷出的狀態有關。也由於如此，支撐其休閒生活的物質基礎，可能也因此遭受影響。

那段時間，陸季盈開始背負著各種人生責任與壓力，在日記中所表達的對於休閒娛樂過於投入的不安，也應該是因為面對更加沉重的人生課題、經濟壓力等而產生。在總總因素影響下，〈陸季盈日記〉呈現的是一個年輕人對於從事休閒活動的熱情與著迷，並藉由如同桌球、小提琴與棒球等的參與展現自信，以及透

¹¹³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7 月 25 日。

¹¹⁴ 陸季盈，〈陸季盈 1941 年日記〉，1941 年 7 月 31 日。

¹¹⁵ 陸季盈，〈陸季盈 1940 年日記〉，日支表。

過此途徑建立社交關係。然而，陸季盈對於過度運動的勞累影響工作，甚至對體力的消耗，以及虛耗在遊樂而致對未來生涯發展的擔憂。為此他有時產生罪惡感，認為休閒享樂對於未來前途造成影響，陸季盈的心境，反映的是青年人在休閒中獲致自我成就，卻又因面對人生壓力，產生不安的心情。

五、結論

經由〈陸季盈日記〉的解讀，說明從 17 歲開始，經歷務農、上班、結婚、生子的陸季盈，休閒生活的各種面相。透過桌球、武術、游泳、棒球、小提琴等活動的投入，看見具有明確競賽形式的運動，如桌球相較於武術來說，具有較強鼓動參與熱情的能量。而休閒生活的參與，以農村的條件來說，必須依賴著來自外地的物質支持。相關游泳、桌球等的推廣網絡，也可見與同時代體育運動之推廣與發展以學校為中心的特色。在游泳的案例中，「隨意地獨創一格」泳法在面對標準泳法，甚至計算距離的標準化等，都被陸季盈認為較具進步性，這應該是一段最具體說明傳統泳術如何被取代的資料。

而具有不同社會身分的陸季盈，強調並獲致了不同的自我成就；從務農時間專注在運動勝利的滿足，到進入農事實行組合工作後，重視休閒活動的社交功能。也看到進入朝九晚五階段的陸季盈，休閒與工作的節奏，配合了標準時間與星期制的規約，例如就休閒活動得以作為調節工作壓力的理論來說，理解休閒時間的出現與常規化，有助於了解為何休閒可以調節壓力，或過度參與卻會產生壓力，因為參與者已被一套工作時間與業餘時間的秩序給安排。

同時，透過日記也得以窺探休閒參與者的動機與目的，我們由此指出許多被置放於青年團各項社會教育活動下的休閒活動，必須考慮參與者自我成就的動機與實踐，這也讓我們得以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待青年團等社會教育政策的問題。

另一方面，像陸季盈這樣一個逐漸身兼多種社會身分、感受生活壓力的人，休閒雖提供了生活調節、自我成就，以致於時常快樂的沉浸於其中。但休閒的投入，對於時間的消耗、精力的磨損，以及經濟收入與家庭責任的負擔，也讓陸季盈產生不安。休閒與工作的平衡，沒有一個標準的尺度。重要的是，藉著休閒生

活與參與者心態等考察，獲知「休閒是從文化環境和物質環境的外在壓力中解脫出來的一種相對自由」，從而也讓我們得以了解，扮演著被束縛於工作時間、機器生產效率的現代人，如何在休閒與工作的相互關係中，調和心情的壓迫與舒張而生活。

透過〈陸季盈日記〉的解讀，也得以進一步地延伸休閒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從關注特定身分者對於休閒項目選擇所涉及的現代文明「受容」的問題，到關注存在於生活中的休閒，究竟對於活在 1930、1940 年代的人有何意義？另一面來說，這也是個說明休閒史研究在日治晚期的背景下（意指國家對於休閒的介入、生活條件日趨嚴峻等背景），究竟什麼是典型研究的提問。

最後，就史料的價值而言，以日記為基礎的休閒史研究，提供了較為完整的細節，讓我們得以從生活脈絡中，充分考慮參與者的社會身分與家庭角色等因素，了解參與者日常生活中的休閒活動，進而定位休閒活動對於參與者的意義與功能。因此，了解存在於生活脈絡中的休閒活動，最後還是必須藉由生活性的日記史料，才能得到妥善的回答。休閒於生命中的重量，也才能被估量。

引用書目

《臺灣日日新報》

- 陸季盈，〈陸季盈 1933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2；〈陸季盈 1934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3；
〈陸季盈 1935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4；〈陸季盈 1936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5；
〈陸季盈 1937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6；〈陸季盈 1938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7；
〈陸季盈 1939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8；〈陸季盈 1940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09；
〈陸季盈 1941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10；〈陸季盈 1944 年日記〉，館藏號：2009.001.0012；
〈陸季盈 1957-1980 年發送信稿〉，館藏號：2009.001.0059。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 Godbey, Geoffrey (杰弗瑞·戈比)(著)、康箏(譯)、田松(校譯)
2000 《你生命中的休閒》。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Shilling, Chirs (希林)(著)、謝明珊、杜欣欣(譯)、國立編譯館(主譯)
2009 《身體三面向：文化、科技與社會》。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 Tosh, John (約翰·托什)(著)、吳英(譯)
2007 《史學導論：現代歷史學的目標、方法和新方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田中佑介(編)
2017 《日記文化から近代日本を問う：人々はいかに書き、書かされ、書き遺してきたか》。東京：笠間書院。
- 竹村豊俊
1933 《臺灣體育史》。臺北：臺灣體育協會。
- 吳玲青
2014 〈日治時期臺灣的日記本：以《臺灣日日新報》的記事為例〉，《歷史臺灣》(臺南) 8: 5-34。
- 呂紹理
1998 《水螺響起：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生活作息》。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 〈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休閒生活與商業活動〉，收於黃富三、翁佳音主編，《臺灣商業傳統研討會論文集》，頁 357-397。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2005 〈老眼驚看新世界：從《水竹居主人日記》看張麗俊的生活節奏與休閒娛樂〉，收於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編，《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69-400。臺中：臺中縣政府文化局。
- 李毓嵐
2009 〈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人的休閒娛樂：以櫟社詩人為例〉，《臺灣學研究》(臺北) 7: 51-76。
- 林丁國
2008 〈從《灌園先生日記》看林獻堂的體育活動〉，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 791-840。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2009 〈觀念、組織與實踐：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林玟君
2004 〈日本帝國主義下的臺灣登山活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論文。
- 宮崎聖子
2008 《植民地期台湾における青年団と地域の変容》。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高雅俐

- 2008 〈音樂、權力與啟蒙：從《灌園先生日記》看 1920-1930 年代霧峰地方士紳的音樂生活〉，收於許雪姬總編輯，《日記與臺灣史研究：林獻堂先生逝世 50 週年紀念論文集（下）》，頁 841-902。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許佩賢

- 2015 〈公學校畢業生的社會史意義〉，收於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頁 75-104。新北：衛城出版社。

許雪姬

- 2015 〈「臺灣日記研究」的回顧與展望〉，《臺灣史研究》（臺北）22(1): 153-184。

陳文松

- 2015 《殖民統治與「青年」：臺灣總督府的「青年」教化政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2017 〈一套日記庫、一本「趣味帳」領風騷：日治時期日常生活史研究回顧與展望〉，《漢學研究通訊》（臺北）36(3): 1-10。

陳怡宏

- 2011 〈臺史博陸東原家族文物簡介：以陸季盈先生日記（1933-2004）〉，《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臺北）70: 19-22。
2012 〈臺灣地方社會教育團體成員的日常參與（1936-1941）：以臺史博館藏陸季盈日記為例〉，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日記與社會生活史學術研討會」，頁 1-24。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教育大樓圓形劇場，11 月 16-17 日。
2014 〈臺灣農村的「皇民化」：高雄州「部落」社會教化團體的運作〉。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2014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所藏日記簡介〉，《歷史臺灣》（臺南）8: 167-175。

黃慧貞

- 2007 《日治時期臺灣「上流階層」興趣之探討：以《臺灣人士鑑》為分析樣本》。臺北：稻鄉出版社。

楊境任

- 2000 〈日治時期臺灣青年團之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鄭人豪

- 2009 〈日治時期臺灣游泳運動史之研究〉。臺北：淡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謝仕淵

- 2012 《國球誕生前記：日治時期臺灣棒球史》。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2017 《新版·臺灣棒球一百年》。臺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Leisure Life of a Rural Youth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Diary of Chih-ying Lu”

Shih-yuan Hsieh

ABSTRAC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iary of Chih-ying Lu from 1933 to the early 1940s, this research explored various aspects of leisure life in the township of Ta-shu, Kaohsiung Prefecture. As mentioned in his diary, Lu had engaged in different leisure activities such as billiard, swimming, baseball, and violin. The choice of leisure activities in fact would depend on one's marital statu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self-gratific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life, Lu achieved different levels of self-satisfaction/achievement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leisure activities. When Lu first started farming, he satisfied himself with winning sports games. After being a secretary of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Lu's focus shifted to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leisure activities. As a nine-to-five office worker, Lu had to coordinate the rhythm of leisure with standard working hours and routine work week schedule. Although leisure activities are conducive to self-achievement, they also consume time and stirred anxiety under the pressures of reality. Engaging in leisure activities can sometimes regulate work stress and life responsibilities, and can sometimes create conflicts in time management.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Lu's diary on participation of leisure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the Youth League, it was clear how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during the war encouraged engagement by igniting the participants' emulation and enthusiasm to pursue self-achievement, rather than through rigid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education. The study of leisure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Lu's diar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different from studying statistics and yearbook records, enables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leisure activities with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social identity and family roles in the context of everyday life.

Keywords: Leisure, Billiard, Swimming, Baseball, Violin, Sports, Youth League